



10155

制義叢話卷之十九

福州梁章鉅撰

書館藏

陳采屏廣文延熹與余同受業於林暢園師采屏工制義每拈

一題輒作迥不猶人之想嘉慶戊午吾閩鄉試首題唐虞之際次

題陳其宗器三題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甫出場卽號於人曰我

首藝專做之字次藝專做其字三藝專做也字似可以偏鋒取勝

人皆休其言惟余稔采屏文必以微實見長姑爲此謾言欺人耳

是科果雋則三藝皆與高采烈之作首藝云合二代以論才甚重

乎其際也夫堯老舜攝之時乃所謂際也其時之才難分屬故以

唐虞之際統之今夫史臣之作史也一代之事則必括於一代實

錄之中若其事之無所專屬則又必於其中別之曰此某代之際

月表也此某代之際年表也往者竊思著作之體宜然乃今論才

而及帝世亦以爲當用是例也才難不其然乎夫上古無才之名

而元凱始有才予之目則世之傳有此語意者其在唐虞時乎夫

唐虞固才之藪也然而有繇未錫之先巢由高蹈孰是惠疇亮采

之臣其繇備官莫勝庸命總師之任矧朱稱不肖又奚足以錫衢

室之休故帝堯七十載以前無書可讀而亦無才可紀也文祖既

格以後雷澤非無七友而其去已遠諒難強屈以功名伊耆尙有

兩兄而其齒旣衰豈能久資其佐理雖益年獨永亦祇幸其有一

老之遺故帝舜五十年以後無史可編而亦無才可錄也若夫詢

事考言處二十二人之上賓門納麓歷二十八載而遙則誠所謂

唐虞之際也古皇各垂其記載而堯典冠以虞書則已合兩代爲

一代矣而於論才豈獨不蓋廷臣之奮發本關川嶽之鍾靈倘謂

堯所留貽則分職命官實由媯訥倘謂舜所結納則禹臯稷契半

制義叢話卷十九

一 知足知不足齋

屬族家性渾而舉之曰唐虞之際則帝廷既無易姓之嫌而諸臣自無故國之感都俞吁咈且將泯識知於渾噩之天又詎論位號之殊也古帝各私其氣運而唐虞統號中天則已合兩朝爲一朝矣而於論才豈獨否蓋帝臣之肇興寶箠扶輿之間氣尙祇謂爲堯之佐則曠咨曠若何以罔命乎皐夔尙祇謂爲舜之鄰則平地成天皆以終堯之志事惟統而言之曰唐虞之際則兩聖既無招羅時望之跡而羣臣自無比肩昆弟之心拜手殿言且將等揖讓於世及之禮是何如遇合之奇也夫尙書所載不過攝位數十年之事非全史也子論才而及其際則由此以推其紀月也謂爲唐虞之際之月表焉可耳其紀年也謂爲唐虞之際之年表焉可耳論者弗察於此果何以見其盛於斯哉

采屏於乙丑成進士榜後名公巨卿爭欲識面其會墨亦皆奇情
制義叢話卷十九
二 知足知不足齋
鬱起首題爲老者安之三句劈分三比皆緊切夫子本事現身說法每比皆作數層鋪敘配搭精穩極才人之能事而得之風簷寸晷尤難宜其名噪一時也又云今夫感星而河洛授圖卜獵而熊羆叶夢此自皇王之偉業韋布不必然也蓋吾國自有吾之老者耳讀考父之銘本國猶多尊屬湖挾門之烈先人豈少同官固當敬以事之矣然而安之之志不必隨遇而遷也訪南國之丈人尙荷三湘之蓀則傷其形之已勞也拜東京之柱史猶司六代之書則恐其神之已僊也外此迷陽有曲通旣耄而逃名爲佞有譏敵方衰而遁世所以誘掖而變化者欲求其心之所安非徒博其身之所安也此則所爲有志未逮者耳今夫漁雷澤而交靈甫詠苑置而接閔天此自帝王之大度儒生不必然也蓋吾固自有吾之朋友耳過舊館而流連脫膠以贈望征途而晉接傾蓋而談良爲

自首如新矣然而信之之志不必因人而異也嬰爲八載之交而有尼谿之沮反其仁而無所怨也壤無一日之戚而有狸首之歌反其敬而不忍絕也外此叢宏已往猶懷曠代之音蕞使方通更切他山之助所以聲應而氣求者固信在性天之際非信在耳目之前也此則所爲心嚮往之者耳今夫顛頊十二而揚於廷蒲衣八齡而登於野此自聖神之盛軌師儒亦不必然也蓋吾固自有吾之少者耳參年十五而詩書之側已聞一貫之傳偃年十六而陳蔡之圍已備文學之選信爲孺子可教矣然而懷之之志不必擇人而施也頃囊之見雖偏而達巷早傳其緒論則小子庶幾有造也孔璇之齒雖未而闕黨已見其周旋則童子未必無知也外此鯉也學詩當日固已懷過庭之訓後也繼序異時亦當讀先世之書所以刻勵而裁成者固以率德迎教爲懷非徒以持攜保抱爲懷也此則所爲念茲在茲者耳按武進程文恭公少者懷之文同此徵實作法然彼是單句題此則尤爲其所難耳

程文見次第七卷

制義叢語卷十九

二

知不足齋

藝爲喜怒哀樂之末發謂之中題亦劈分四比而於講下總提數語云吾以爲未發之時其在易也則爲方畫之卦其在書也則爲未演之疇其在世也則爲太初之運其在人也則爲赤子之心開內簾得此卷時傳觀殆徧而後比云運有升降而窻初之世無所謂降也亦無所謂升爲中字證佐確鑿更無人不拍案驚奇矣

阮雲臺師最笑近人之讀時文者謂之唱文而福州人尤喜拍案豪吟幾有擊碎唾壺之概如蘇年師喜誦湯文正公見善如不及章後二比孟瓶菴師喜誦方望溪君子不器中二比龔海峰先生喜誦陳句山見賢而不能舉節中二比劉心香喜誦薩檀河子曰關雎中二比高聲大叫旁若無人每遇觴政中有罰歌唱者輒以

此代之一日心香語余曰薩檀河文余口沫已久有似此聲色並足者子能爲我更覓兩比乎余曰君素不喜短篇必須長比方饜君意無已則吾友陳采屏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後二比其橫恣不減檀河也因錄付之其詞曰蓋其心以爲率虎賁而闢國寔中險阻所在難憑矣而首陽則覬覦所未及者也從來窮谷深山道無升降自茲以往其有奉書乘傳而來者我敢託先帝之靈以卻之使知空山自存甲子余兩人愚衷所布甯大變鑿井耕田之局豈忍習牽羊輿櫬之風且更幸肝腦所塗長委茲蔓草寒煙承絕檀車塵垢也世運雖遞遷乎三千人推之不爲多一二人挽之不爲少而甘心殺伐者風氣難成矣過名山而祭告所在神祇其爭媚之矣而首陽則柴望所未及者也從來僻壤與區俗無今古自茲以往其有拊心扼腕而前者我敢啟古皇之宇以庇之使知末世亦有唐虞余兩人義色所形完髮膚以全父母之恩留氣運以報乾坤之德且更幸薇蕨無餘不至使草木菁英再沐興朝雨露也天智雖自焚乎九州之區宇不爲寬一坏之版章不爲隘而戮力從戎者汗顏無地矣心香得之大喜然余目是與心香分手不知其果然持誦如檀河文舊事否今心香墓有宿草而采屏亦別將三十年亦不知其尚健文否也

福清郭韶溪學正本蒜嶺村農性嗜書史因試事至福州常至舊書店繙書有焦姓書賈與之善引至蘇年師館中求附學師一見卽賞異之韶溪貧而力學善質問辨難文筆迥不猶人與余交最篤嘗私語人曰他年福州城中繼吾師而主持文事者必箇林也同人或以爲狂乾隆乙卯登鄉魁題爲乘殷之輅兩句是科解元文係捉刀人所爲闡墨亦不懶與論惟韶溪文獨出冠時後二比

云或謂夏有車正之司周列考工之記而殷無專官則輅疑從其略不知惟其略也而制乃盡善也嘗讀商頌五篇慨想夫車振八鸞欽元王之桓撥旂傳十乘矜白馬之萋直準是而乘固益信遷毫遷相遷豈遷耿遷般而不散或謂夏有母追之制殷傳章甫之名而周猶委貌何冕獨異其名不知惟其異也而制爲尤精也試開王會之圖仰見夫冕無繁露有赤芾陰羽之臨冕有繁露承唐公虞公之制稱是而服且得備爲袞爲鷩爲毳爲希爲元而非奢林暢園師曰不必有深意而風華典贍定非窮措大所能爲此榜前批語也後韶溪聯捷成進士授國子監學正旋乞歸里習陶朱計然之術竟成富紳制義之足規人福澤如是

韶溪嘗與余同在癡社作舜亦以命禹題文韶溪文爲校閱者塗乙殆盡批曰通篇無一是處余爲之不平重錄一紙送萬虞臣校

制義叢話卷十九

五知足知不足齋

閱批曰醞釀經朕孚甲新意茲節錄之以詒觀者起講云嘗讀書有曰文命敷于四海卽繼之曰祇承于帝明乎其有所受耳然自受者言之則爲承自授之者言之則爲命非有異辭也後聖之所傳一本前聖之所貽而已起比云堯舜之書曰典爲君之事獨詳大禹之篇名謨爲臣之事尤備執君逸臣勞之說則廿八年之攝政已異於十三載之荒功似舜之承於堯非卽禹之承於舜也禹謨載虞史之中志三聖相傳之統禹貢冠夏書之首見一王受命之原泥帝升王降之談則恭已之無爲迥異於隨刊之任力似堯之所以命舜非舜之所以命禹也後比云中之說一見於皋陶五流有宅惟斯民之克協厥中禹皋所以同爲見知之聖也然命臯者用於民舜庸自著其兩端是執之道命禹者承於帝舜祇自託於一詞莫贊之爲且如舍義鈞於弗嗣禹之天下何一非舜之留

貽而受命告虔必於神宗之廟亦謂數典不忘其祖焉耳中之旨一衍於淇範九疇攸敘惟皇極以居中爲常夏道所以獨爲得天之數也然天之命禹者其道遠一五行惟託於圖舜之命禹者其道邇十六字親承於帝且如溯顛頊之宗祧舜之本支方且於禹爲至戚而書成實錄必從協帝之稱亦謂心法自有淵源焉耳後萬虞臣知其事曰此文亦太不講聲色明珠暗投是其自取也

吾鄉乾隆乙卯一榜以郭韶溪葉次幔爲巨擘皆暢園師館中高足也場後吾師評騰聞藝決韶溪後比與次幔起比爲必中之技果皆高標韶溪文已見前今錄次幔兩起比以貽觀者文云我武陳師垺野檀車僅繫於駟驟且五等掌自巾車尙習本輅知樸屬不徒前代也特稽古必推盡善而椎輪已逸獨懷然天乙之治嚴勝朝崇祀鬼神黼屺常昭於灌獻且昭代取其章甫用配元端知

制義叢話卷十九

六

知是知不足齋

文物堪垂奕禩也特踵事未免增華而玉藻有經尙恍乎西京之禮盛按次幔此文中比未嘗不切響堅光讀之不能割愛因並錄之文云昔殷先王因鸞鉤而肇造萊薛實贊其成焉當日采文尙闕而以渾堅永不匡之利自異乎玉金朱象之傷華故朝無典路之司而十乘歌於寢廟國乏考工之職而一駢紀於稗官且也一衆志而破奇肱其意不馳乎淫巧乘之而自馬備來賓之典素車隆禱雨之儀行地無疆直可遵道而遵路矣昔周天子命弁師而成式貴賤咸昭其等焉當目文明大啟黼黻聿新而以采錯崇元首之尊大異乎章甫毋追之近陋故後則高而前則俛藻火益耀其文章筭以貫而衡以維金玉務彰其追琢且也會成周而垂繁露其儀早著於交間服之而邃延增龍衮之光織組盡筭衡之飾作觀爲昭斯誠可畏而可象矣

鄉黨敘擯禮中有趨進一節向皆誤解爲入門時考注疏皆不言趨進在何時惟江慎修先生據聘禮謂當在中庭相禮之時凡發足向前爲趨當君迎賓入門擯介皆隨後雁行及廟上相先入此時安得有趨趨則在君前矣且經傳未有以入門爲進門者故詳考之詳先生所著鄉黨圖考中按王梧鳳有趨進翼如也賓退題文中幅引左氏傳公孫佖趨進事恰好渡下而余記得趙鹿泉先生初莅閩中課鼇峰書院以趨進爲題余友曾建堂秉文文中歷引左氏傳中成三年齊侯朝於晉將授玉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襄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襄九年同盟於戲晉士莊爲載書鄭公子駢趨進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有禮與彊可以庇民是從而敢有異志者

制義叢話卷十九

七

知是知不足論

亦如之昭十二年晉侯以齊侯宴投壺公孫佖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定八年晉師盟衛侯於鄆澤將歆涉佗授衛侯之手及挽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不惟禮是事而受此盟也凡五事爲證鹿泉先生擢冠其軍大加獎異同時學侶亦無不驚建堂之博洽而不知是時江氏鄉黨圖考新出此段全具其中特同人見者尙希而建堂獨先記而用之建堂雄於文爲林暢園師快婿與余同受業其知名於時則此文肇之矣

郭蘭石編修

尙先

在詞館極有聲行楷書傾動一時而詩賦次之

不知其時文工力之深亦不愧爲陳句山管韞山之亞蓋蘭石爲

吳虞臣入室弟子未領解以前即在福州讀書每一課文出虞臣

斷其稿以示余惜其時不暇錄副閒付邊兒鈔存一二而已迨

職讀林氏學蘭石常到余寓齋談藝適家塾中魏和齋太史

建中

以燕毛所以序齒也題課兒輩蘭石曰記我曾作此題惜此稿今
不可得時逢兒在側對蘭石背誦兩比云序之於時享之時入四
親之廟者少長以次焉夫膺茅土而分封昆弟定君臣之義繼宗
祧而立廟支子無富貴之加平日之不敢遽以齒序也明矣而當
西序殺烝聖天子雍容揖遜雖立宰夫以獻酬仍藹然動曾孫維
主之誼犯尊而凌長也獨何心乎蓋至蒼顏白髮依攝威儀而後
知尚德不尚年之說先王之義正天下則然而賢賢之例弗參於
長長序之於合祭之時登大廟之死者尊卑以別焉夫族食之降
世一等親恩漸殺於總麻爲酒之命合季冬盛樂僅陳於大寢平
日之不能恆以齒序也審矣而當鐘師入奏我祖宗後祿寵綏雖
立異姓以爲賓仍取諸天家近戚之班合愛而明倫也斯爲盛耳
蓋至暮齒稚年共敦禮讓而後知養老皆引年之道先王之孝治
天下則然而老老之典可達於親親蘭石大叫曰此正余舊作一
字不差汝何以能記之逢見謂此殆卽萬虞臣先生館中課藝蘭
石曰非也記得此是應鰲峰書院新任方伯官課所作逢兒曰然
則此文必冠軍無疑蘭石大笑曰豈但冠軍乃榜末倒數第一名
也驚問其故則爲對比總麻二字被抹耳合座亦爲大笑
郭蘭石時文不矜才不使氣但以蘊藉勝人而氣候自不可及余
最愛其魯一變至於道題提比云有謂太皞之墟久相安於柔靡
則宜變之以强者顧風俗爲國家之元氣失之於文弱猶愈失之
於矜夸所當撫國勢而念四維之重有謂報政之始早以下其震
衰則宜變乎其舊者願治法以淳薄爲盛衰可議在優游不當併
議其忠厚何不振積弱而追九斿之歌中比云禮制者道所由昭
而魯則積習不返焉僭郊遂止史角僭禘實始閔公瀆亂不經明

堂位之言何可信也然而易象春秋列國且欽其秉禮則知儒書之貽誦正無害方策之遵循誠能奮發有爲而急求變計將邱賦不作甸乘即可足兵稅畝不譏什一已堪裕國王道之易直不難近取而卽是矣名分者道所由立而尊則相忍爲國焉括戲兆兄弟之爭隱閔遊君臣之變賢魏爲務先元公之命無復存也然而豆區鍾釜私室未敢以閭奸則知亂世之奸雄尙屈於儒生之議論誠令勵精圖治而幡然思變將魴鱣不歌於傲筭而化媿睢巢鵲不驗於歸禱而分嚴冠履大道之行初無俟舍新而圖舊矣末比云夫作菜善以征徐其詞若素精於兵法何以困人祀銘鐘之績恃命救懸磬之危曾不聞一將功成藉口於敕甲敵千之盛良以文教相仍武功非其所習耳因此意而振興之絃歌之不輟也豈王澤不勝於霸圖哉且制周官以致治其法若特備於理財

制義叢話卷十九

九

知不足齋

何以孝公咨訓於夷宮僖公考牧於坰野曾不聞憂貧患寡旁及生金生粟之謀良以禮義相深富強非其所尙耳本此意而轉移之斧柯而可假也豈東周僅形諸夢寐哉萬虞臣不喜此文嫌其毫無氣勢余謂此種題易於粗豪而難於縝密似此恬吟密詠無非經籍之光吾不能不爲之心折也郭韶溪評云采齧骨堅五花散作雲滿身不比凡馬空多肉似之矣

會禹門

春

與余爲總角之交日以時文相攻錯所存文稿多在

余篋自余計偕入都並余窗稿俱爲人竊去不可復追至今懊恨記余在鄭蘇年師館中作三過其門而不入題文講下以石紐西羌兩地分屬其門而以躡某水過之云云每地皆還他三過頗爲蘇年師所許可以稿示禹門禹門曰前半考據雖亦耐會成文然風簷中得此自可出色後半則聲調近啞非所以逢時因就余原

文別加錘鍊頓改舊觀自注云青出於藍未知能青於藍否余爲
頰首諷誦不輟今兩原稿並失僅能背誦其後二比之第一比並
錄之以誌當時劇切之殷情也文云痛羽淵之遠亟黃熊就餒不
得依祖宗邱墓之鄉廬舍依然人室祇深銜恤耳蓋九載汨沈幾
經勞瘁惟繼起有難寬之念斯蓋愆有子不留遺憾於先靈幹父
之蠱方殷卽將母之歌奚訴也故轍迹重經亦有會逢其適而萬
民昏墊何以家爲盼予室之翹翹不帝以憑軾當下車之泣還聲
配色極似陳星齋而致孝乎鬼神後二比文情情對比不能舉其
一字矣

禹門生有夙慧詩文儷語搖筆立就無體不工詩爲上時文次之
雜體又次之十一歲游庠十七歲舉於鄉三試春官並薦而不售
遂由大挑出爲知縣治臨安有慈父母之稱不三年以勞卒於官

制義叢話卷十九

十

知不足齋

年甫三十無子以其弟霽峰刺史之子少坡編修

元海

爲嗣亦方

壯而天折禹門詩文遂至今無人收拾亦足哀矣余偶於兒輩書
案見有三家者至天子穆穆題文猶是禹門手跡而余亦有評語
在後最愛其後二比云明潔本告虔之具而莅王莅鬯非其地則
庭階皆覺無文天子以一心崇昭假於先靈卽以一身會冠裳於
百辟詩若曰爾勿謂白旂龍旂奔走王家者可以數數也惟介時
事於春秋始得從而展謁焉而不然則已褻也魯大夫而聞先哲
王明德馨香若此乎刲羊者備矣繫豕者勞矣文子文孫均荷天
寵敬告瞽矇三復焉可也聲詩多祈福之文而贊玉贊幣非其人
則磬管徒成虛器天子於將事時肅一身之愼愼卽於卒事日靖
列服之心思詩若曰爾試觀和鸞儻華趨瞻殿廡者若是彬彬也
苟合萬國之歡心則必因而襄事焉而不然則已疏也魯大夫而

聞先哲王祀事孔明若此乎神聽者和矣歌詩者出矣在天在廟無作神差勒在篇章核實焉可也自評云樓臺倒影氣象萬千而按之題位仍復一絲不溢余亦有加評云積素朔中散采彪外劉舍人所謂藻耀高翔交筆鳴鳳也茲亟登之

廖佩香

英

與余同在敏求堂會課久困童子試而志節不衰年三十六始獲一衿三十九遽卒余與曾禹門及余兄曼雲屢資其家

無子余又資其立嗣今未知其能成立否也生平所作駢體文爲最古近體詩次之時文又次之小賦尤工歷任學使者無不擊賞之作時文亦喜以賦筆行之嘗記其入於海題中後四比云閒稽列史所載有居北海之濱者非伯夷耶陽襄殆慕其節而欲效其人未可知也乃彼也弟兄偕隱猶傳遺響於西山此也僚友同心莫嗣好音於東土唱子和汝蓋怛怛然有黃農虞夏之思矣又有居東海之濱者非太公耶陽襄或聞其風而思繼其業未可知也乃彼也暮年佐命鷹揚推尚父之風此也與世相遺鴻飛兔弋人之慕銷聲匿跡蓋悠悠然無龍彪態虎之占矣抑又聞之國有令主徧爲巖穴之求則有舉於海者矣彼陽與襄胡爲入而不返也與其操土音於殊俗而聞聲感舊祇增怛怛於中心身將隱矣子其行乎固不妨於煙波瀕洞之鄉自結無聊傳侶世莫予宗閒作沈淪之想則有浮於海者矣彼陽與襄胡竟入之必深也與其流逸響於中州而洗耳沈淵莫挽江河之日下歸去來兮叩須我友又何憚於林密山深以外別成有伴巢由

余撫粵西未下車卽默計吾鄉同郡舊好在粵者只有兩邑侯皆夙著循聲一爲陳紫瀾肇波一爲游文石長齡迨入桂林始知兩人皆早已視職且官欠纍纍並有不能自全之勢余爲之極力

擢經年而悉就緒不但夙遭一洗並可光復原官兩人皆素洽輿情者闔屬爲之稱快時紫瀾宦情已淡余因延之署齋課四五兩兒紫瀾本文中豪初入館兒輩尙不知其根柢一日以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爲課題館中作者四五人皆知就千乘二字數典似各自以爲能而皆不愜紫瀾之意兒輩頗疑之余察知其情乃集作者而告之曰此題是余四十年前與爾師同會課者余文已不存而爾師文我尙略能背誦之無論前後幅沈著高華兼而有之非淺學所能猝辦卽中兩比實還千乘處與核詳明恐皆爾輩所未曾夢到也其文云以王制之合賦計之小國二十五乘次國四十九乘必大國然後百乘簡稽固無難耳若今之大國提封十萬井也爲夫八十萬人也乃制爲三軍僅用其十之一者訓練則人人知兵不苦其多調發則七家一兵不嫌其少又况卒旅

制義叢話卷十九

三

知足知不足齋

伍兩起自族黨比閭軍將師帥選之大夫卿士故兵無虛糜之費將無專擅之權其相統攝者微也曠則能之以周官之合賦計之諸男一同百乘諸子四同四百乘卽諸伯九同猶不足千乘整齊亦尙易耳至千乘之國甲士三千人也步卒七萬二千人也乃致以下劑待十四役而一周者戎閒益一兵卽損一農田野增一農卽畜一兵所以無事屬之司徒校其馬牛車犖有事征之司馬辨其鑄錫旌旗況四時但以田稱儀禮不以軍與此其用意者深也誰則能之按兒輩自得聞此文始心悅誠服紫瀾而紫瀾亦盡心教誘師弟極相得信乎爲人師者不可以無本也

余掌浦城講席六年高才生不下十許輩而必以張暖雲

夢魁爲

巨擘暖雲才氣發越文如其人不喜餽釘文字而天分既高觀書輒有領悟又能博文強識故遇真典題亦復元元本本如數家珍

有會課千歲之日至二句題文記其末二比云顧常詳而考之凡日之行至七十餘年而少差自周公五年至惠公三十八年壬申朔旦日至凡七十六歲者五定公七年己巳朔旦日至凡七十六歲者三至戰國康公四年丁亥朔旦日至凡七十六歲者二則上計周興之初所謂千歲者非也夫往者可鑒即來者猶可追已因而遞而推之凡歷之積至四千餘年而得元七閏爲章朔至之月非甲子三十七章爲會朔至之日非甲子三會爲統朔至之時非甲子至於三統爲元不猶此千歲之積耶夫後之視今當亦如今之視昔云爾提要鉤元如對李淳風僧一行一流人物

萬虞臣之子

雲程

孝廉能讀父子文筆得虞臣指授取鎔經義緯

以深情卓然可以問世惜厥年不永後嗣凋零並虞臣諸稿皆不能守無論孝廉之文矣余輯聞文典制鈔僅得錄存其耕者九一

制義叢話卷十九

三

知是知不足齋

仕者世祿一藝真吉光片羽也其詞云區九爲井之制肇自軒轅降而尺度短長子姒遞因而損益良法其不敝矣顧岐山險阻可井之地無多則賦入原乏贏餘之數又况方伯之職新墾士田之封如故即因征繕之繁而加賦亦事勢之所無如何也乃文王則有九一之法焉念我周稽事開基后稷降種於秬糜農官世服於高亞今日之生伯亞旅何一非列祖所留貽而忍股其生乎是故助法本於商家則以創爲因定一國之模實以奉一王之憲徹田傳於慶節則有基勿壞準三單之舊即以開百畝之先迨至鎬京大定以還制因鄉遂溝洫定以十夫地別肥磽田萊權其三易王者命司徒以治地夫三爲屋步百爲畝且合一世而大其範圍以是知九一非初制之權宜也已賞延于世之謨陳於舜陞降而盤庚作誥世家亦致其丁寧舊人其弗替矣顧西士宅俊賢髦篤蓋

之羞必飭則田產甯爲孫子之謀而苟入學而德尙未成論官而材方待用第援匪頒之式以馭臣將升斗之糈非所望也乃文王卽有世祿之制焉念先臣小大從公或贊契龜於幽邑或襄走馬於岐山今日之社稷壇壝何非賴羣工之櫛沐而忍靳其報乎是故賢能登六計雲祲仰給於天家則知廉吏之可爲而盈庭胥勸勳績紀太常闕闕不淪於皂隸則待功臣者不薄而國體無虧迨至武成大告之餘大而白茅載錫河山延帶礪之傳小而駢旄詔盟尹媯衍衣冠之澤王者命司勳以紀績公田不鬻庶子有官且合百世而降其崇報以是知世祿實惠下之盛典也已鄭蘇年師評云揚班其采富韓其心亦足以傳老廉矣

制義叢話卷十九

古

補定卯不足

制義叢話卷之十九

映辰

丁辰

男逢辰同校字

恭辰
敬辰

制義叢話卷之二十

福州梁章鉅撰

余家自前明以來中卷相承不絕直至先大父天池公凡十四傳皆有聲譽序閒故河閒紀文達師視學吾閩詢知家世特製書香世業扁旌吾門天池公自弱冠入泮宮卽爲鰲峰書院都講與孟瓶菴師並馳文譽每月課兩人輒互冠其軍乃獨困於場屋五十餘年晚以得四叔父太常公 封典遂不復進取授徒凡百十輩皆能各自樹立所輯策學彙編爲舉業家枕秘書香堂筆記尙未脫稿所作制義極多盡爲門徒攜弄章鉅少嘗逮事稍聞緒論每以擺脫凡近力爭上流爲主後僅從先資政公乞得一稿猶是昔年書院課藝有韓城王文端公評語蓋是時公視學吾閩天池公正出門下也因亟登於編題爲爲人君止於仁五段文云聖人之

制義叢話卷二十

知不足齋

止無非至善也蓋有善有不善則所謂善者猶未至也文王洵立極者哉且所謂聖人者豈必大異人哉卽其所居之位得其所止之安聖人之所以盡倫而立極者如是而已文王之敬止於何見之尊親物我之閒有定則焉而未懶其分則皆行乎得半之途倫類往來之際有精義焉而未適其宜遂有窮於所往之患夫文王亦惟是君臣父子國人之環以相待而已而何以各得其止乎謂聖人之德顯於難則文王之君臣難矣文王之父子國人亦可謂之難乎夫境有難易而所止不以難易而分難者輾轉以赴之易者亦從容以中之則亦各有其至當不易者矣謂聖人之遇際其盛文王之父子盛矣文王之君臣國人亦可謂之盛乎夫遇有盛衰而所止不以盛衰而異當其盛而道與之俱盛當其衰而道不與之俱衰則亦各有其粹然無弊者矣然則以文王之止而推文

王之心其遂自以爲無憾乎顧心雖無盡而道則有方覺如文王之爲人君爲人臣爲人子爲人父與國人交已足以見精微之蘊然則以人之遇而學文王之止其果能無一之不協乎顧聖不可期而理則可據覺如文王之止於仁止於敬止於孝止於慈止於信乃可以施推類之功文王之止於至善如此王文瑞公評云題非總發不能爲五止字現出頂上圓光於約舉指點神情亦多未協局法之弛散猶後也然識力不足以濟之恐空泛與蒙雜交譏又不如分疏者之能踏實矣此作舉重若輕理精思密吐一切自包一切數百卷中惟此作具有先正典型若入嶺雲編行遠集中亦上乘文字也

先伯父叶所公諱

上實

爲天池公長子亦困於諸生數十年每入

鄉闈輒以掄元自命嘗謂吾邑長樂在前明解元曾元不絕書而

制義叢話卷二十

二

知足知不足齋

本朝尙未見繼起之人有志者不可不自奮故所作文必削膚存液鍊氣歸神不屑稍涉時蹊雖屢躓不少挫朱梅崖先生嘗告人曰梁生每科舉輒不作第二人想吾恐其以諸生終其身也公聞之亦不以爲意生平精於易理著有易筮徵八卷存於家善講論家塾中子弟詩文書法皆其所指授制義多不留稿余因輯文話僅向遺篋中搜得一首題爲所惡於右四句文云極所惡於左右亦慎所交而已夫左右亦猶之上下前後云耳故又必慎其所以交者而其義始備且自人之不能離物而獨立也於是乎與物相待之故每屢變而不窮而其所以相待之形亦愈約而可守如大學之繼上下前後而更微之左右是矣蓋上下者分之於勢者也乃一言左右覺在上有左右在下亦有左右而所惡之念乃以近而益多矣前後者分之於序者也乃一言左右覺前有前之左

右後亦有後之左右而所惡之情乃愈迫而難制矣有如所惡之在於右也是在右者以所惡交於左也我正惡其如是而卽如其所惡以施之我縱不知左之心亦豈不知我之心乎夫我者右之左也奈何以所惡於右者交於左也有如所惡之在於左也是在左者以所惡交於右也我正惡其相加而卽移其所惡而用之我縱不爲右者計亦豈不能自爲計乎夫我者左之右也奈何以所惡於左者交於右也毋之哉密邇逼處之閒其尙行之以恕乎夫庸情有以上而陵下者亦有以下而援上者而至於左右則已屬至平之分夫不平者尙有以平之豈於本平者顧可或失其平歟毋之哉耦俱無猜之際其尙通之以誠乎夫庸情有重其前而遺其後者亦有慮其後而輕其前者而至於左右則本處至均之勢夫未均者尙有以均之豈於已均者顧容不適其均歟况夫上下

制義叢話卷二十

三 知足知不足齋

以相懸爲體而左右則以相近爲體相近者不欲其相離惟以所惡範所交於以知欲近四旁莫如中央而長短廣狹之形如一旦前後以相次爲象而左右則以相別爲象相別者不欲其相瀆惟於所交謹所惡於以知不別爾我乃迪其正而均齊方正之量以周此之謂絜矩之道

乾隆間吾鄉制義之工必推讀書社始大興朱文正師以聞申糧儲觀察筭理鼇峰書院考拔時髦二十八人合聯爲一會授以讀書作文之法時吾家先資政公及三叔父岱巖公四叔父九山公及龔海峰林樾亭香海兄弟林暢園師諸老宿爲之領袖而讀書社之名至今不衰後數十年繼起者爲瀛社則趙毅士郭韶溪林翰雲楚研樵慶章鑑塘春溥及余等凡十八人取登瀛洲之義而社名以立其聲光頗與讀書社後先相匹一日瀛社會課余偶以

他游事燈時始至欲卽辭歸而同人故局閉之必使交卷題爲周
有大賚二句時已被酒斷不能構思因記得先資政公有此題文
一字不遺遂錄稿付之寥寥短篇同人咸以爲率易姑不與辨是
會闕文者爲林長川先生開瓊亦讀書社中名手也一見擊節批
云刊落鉛華獨標偉論語語有一中字在內知非率爾操觚者既
定爲首選復再三考究後知爲余文始默然蓋是文卽先資政公
在讀書社會課之作時長川先生亦在會似尙記憶遂不加深考
耳今謹錄原文以質觀者庶一灑率易之誚也交云反商政者重
善人而已夫惟大賚而善人是富斯其爲反商之政也此周之所
以王歟今夫一王之興豈必以市恩邀美名哉聖人無總貨寶之
心天子有大錫予之制利在所因而典在所創如是而已吾茲繼
商而穆然於周之有天下也蓋受天下者必並受天下所有之物

制義叢話卷二十

四

知足知不足齋

擁於昔者復斬之於今非有天下者之所以爲體受天下者必並
受天下所有之人困於前者復聽之於後尤非有天下者之所以
爲心此周之賚所由來也此周之大賚所爲善人是富也且夫大
賚有從賞功見者是卽興朝佐命之侶所爲其集厥勳者也而不
但爾也海內忠臣義士於于戈大定之餘克自振拔者皆善人也
爵以馭貴卽爲祿以馭富而天下有以諒其無他矣抑大賚有不
從賞功見者是卽勝國放棄之遺所爲宜從優典者也不徒然
也田閒憫時望治從會朝清明之日發其幽光者皆善人也以道
得民卽俾以富得民而天下有以識其所主矣蓋我周以忠厚開
國發先朝之藏因以彰先朝之過不忍也取所藏而反用之實取
所藏而善用之承十數傳之澤遂以收一朝博濟之功而其用心
爲已至我周以積累肇基希先朝之便以速揚本朝之德不敢也

因所便以厚其資實因所便以神其用俾數十載之俱適以備一王彰廡之具而其處物爲已精反商之政如此

先資政公登乾隆戊子鄉薦榜名^{上第}後與四叔父九山公同居

京師時階平相公當國引爲同宗承命易名遂改今諱其戊子魁選選本尙仍初名也首藝題明日子路行以告至至則行矣公文

春容大雅閣中已擬元數日揭曉前二日乃改置第五名後蒙主

司戈芥舟先生^講面諭曰君文有涵養有福澤本擬領解緣與翁

生比較策藝稍短故讓元而得魁也今謹全錄原文如左云與其

人者急於告知其至者速於行焉夫明日之告在子路固不能自

已也然而反見之使丈人則既行矣此所以爲隱者歟從來幽人

之意每在若近若遠之間要惟賢者能識之亦惟聖人樂引之而

遐心莫挽者若預知夫識之引之者之不憚其煩故遠引焉以早

制義叢話卷二十

五 御足知不足齋

匿其跡然後歎山林成性其舉動與人以可傳者其風期終不與人以復觀也雞黍具而二子見意丈人將以邱園之趣味轉聖賢歷聘之心其所以款而待之者卽欲引而規之也乎然而子路已心識之也久矣執轡切追隨之雅而車煩馬殆每多含意之未申然風塵既少知心卽萍水莫忘禮禮縱相逢在偶爾何弗以情親事近從容而陳永夕之歡無方動左右之文而弟後師先久矢懷疑之欲證然折衷既畜其意亦遭逢樂志其奇況相遇在無端詎能以事過境遷緘默而忽前宵之雅明日之告微夫子言卽亦疑爲隱者也今夫隱者之意象必恬若油油其可卽而隱者之性情必矯自落落其難親耽素性於林泉甯樂以邈逝殷勤子局外品評之目乃不意一夕言歡之際在丈人爲無心之舉止在子路爲有意之窺尋卽所告而樂招之此子路之心亦卽夫子之心也抱

孤芳於畎畝或不妨以煙霞痼疾任旁觀指目之加乃當乎悉數以陳之餘在子路則相遇之非疎在夫子亦相須之甚切卽所告而還喻之此夫子之心特非丈人之心也至則行矣不虛此反見之使也哉吾於是歎隱者避世之堅而並歎隱者見幾之早山深林密之懷縱高蹈維殷亦何必周旋之悉絕乃惘忱所寄偏具一匪石莫轉之思故欲以行與子還行與子逝者別訂賞音於物外也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此固告者所念未到此耳漱石枕流之素縱時清有待亦何妨情愫之相通乃識見所周偏具一不俟終日之意故欲以獨行覓覓獨行踴躍者期永矢於勿諉也行乎其庭不見其人此在使者亦情不及料耳是知述其事而樂陳者局中之纏綵固猶是斯人吾與之心而知其來而先逝者世外之優游無非此理亂不知之意噫此其所以適成爲隱者歟新科墨額注

制義叢話卷二十

六

知足知不足齋

云位置安閒配搭工整得隆萬人三昧復能踵事以增其華可爲評陽允當矣

先資政公鄉薦後五試春官不售中閒充 咸安宮教習住京者三年與先三叔父代巖公四叔父九山公及龔海峰陳秋坪林春園 其 樾亭香海諸先生按旬會課文成必歸紀文達師批閱以爲常蓋文達師督學吾閩公及諸先生並曾受業門下者課題皆文達師所命適有大吏因苞苴獲譴之事文達師拈仁者以財發身二句爲擬題公文獨冠其曹偶文達師語入曰若閑中果遇此題則槩某必捷矣文云今夫天地生是財則必有主是財而經理之者可知財固聽命於吾身斷未有以吾身而聽命於財者也然而此中輕重之權惟人之所棄取而得失利害之判相懸固已遠矣生財以大道而財足知此者其惟仁者乎夫仁者但取足於道

而不求足於財是生之也非發之也蓋生則日流日流則所被者周而上下灌輸無專擁一方之勢若夫擅贏餘於在我而彼此絕不相通將氣所獨鍾遂有日起有功之象焉所謂發也生則不息不息則力能持久而綿延既遠無一朝洋溢之形若夫急封殖於目前而腴削行於太迫將勢之驟長遂有頃刻立聚之觀焉所謂發也然而仁者之發不在財而在身也仁者之發其身卽以其財發之也仁者以一身理萬幾之繁則宵旰焦勞白有所不能已然而得大道而操之則仁者之一身卽爲食貨農桑所仰託焉膏燁普而天下以其身爲挹注之原酌劑平而天下以其身爲權衡之準蓋以億萬人而其賴仁者之財卽以仁者一身而統億萬人之命彼貨殖之殷盈莫能盈於此矣仁者以其身履朝廷之上卽厚自貶損亦有所不敢辭然而舉大道而行之則仁者之一身已補

制義叢話卷二十

七

知不足齋

天地生成之缺憾焉嗜欲清而俯仰屈伸此身自協夫豫順和氣浹而康強逢吉此身更應夫休徵覺天下可以一日無財而不可一日無仁者之身彼積聚之豐亨莫能亨於此矣夫仁者非爲發身而後出此也而卽此觀之仁者之所得多矣豈若不仁者之發財直以其身殉之耶將謂滿則必傾多藏者之卒爲身累此猶其後焉者也夫災祥禍福之機與財數之消長存亡相爲倚伏而感召既速則當其發之之頃患氣已中其躬況夫冒險阻以貪奇贏聚怨毒以盈谿壑識者知害有所伏此子然者已不可一朝在旁觀方羣相側目而不知所還以相償者卽彼之身也將謂聚而必散逆取者之難以身保此猶其淺焉者也夫五行百產之精與生人之英靈智巧相爲屈伸而憑藉既深則當其發之之時志氣已爲所奪加之計較精而精神漸耗驕侈積而體魄潛移識者謂精

氣消亡此塊然者已不能終日在其人方自誇得計而不知所擲以相易者卽彼之身也此與以財發身者相去遠矣蓋事勢之所必然雖造物無以易其理天自施其雨露而羣生倚庇覆冒彌覺其尊地雖秘其精奇而攻取相尋山川或戕其性而況以人身之不仁行之不尤顯而易見者哉嗚乎理財者可以知所從矣文達師批云稱心而談浩如煙海而波瀾起伏一出天然此才真可絕塵而奔又云妙於以我馭題仍是以題還題故稱佳構公在京所作時文最多而皆隨手散失僅存此一篇乃手授章鉅者文達師手蹟猶存允宜奉爲家寶矣

先叔父太常公中乾隆乙未會試第四名首藝爲苟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文云商王日新之功與日俱永焉夫新不可間也觀湯之

日新日無窮而新不與之俱無窮哉且聖人作而萬物觀謂其大

制義叢話卷二十

八

知足知不足齋

德懋昭足以與天下更新也顧欲新天下要必先自一己爲窺其宥密之所圖乃知深宮祓濯固早有不怠之全神運乎其際也吾於湯之盤銘得新道焉今夫新也者自其去故而名焉者也凡物最初者爲故而後起皆新乃有時愈後起而愈失其爲新者皇降之表一塵不滓而或有所參於後遂致有所汗於前則知葆厥靈明者不必有加於心也新焉而已凡物驟見者爲新而習見則故乃有時愈習見而愈不嫌其故者經天之曜亘古爲昭惟其無所改於常故能無所虞於變則知勤其潔雪者并不必有加於新也日新而已湯用是自勉也曰苟日新天下繼起者不難而始事爲難苟於旦明內省之餘勃然奮發其志氣不以故習爲可蹈而怠緩自安不以微玷爲無傷而因循弗去此一日也已往之汗從此盡未來之美從此基矣然而因其所已有固易爲功而恃其所可

安瑛難爲繼惟是機之啟者引而長緒之絕者聯而屬新有異境而新之者無異心斯神明與日俱永焉曰日日新而猶懼其鮮終也氣閱久而易衰功踰時而加奮精神再振末路毋荒曰又日新則雖據成終之勢猶然揅慮始之心矣此其自新也既合乎天亦盡乎人天道有常新之運而有以爲誠之通更有以爲誠之復不有復則新何由生矣日新又新所爲協剛健之天行而勵其精也大體仁資始乾元實足以統天則設誠以懋其修總使由亨而利而貞皆本乎一元之貫注而循環不已惕固得乎天之常新者以爲新爾人性有大新之理而一日之暴者其時少十日之暴者其時多至於多而新幾乎息矣日新又新所爲策日躋之聖敬而持其久也夫增高繼長學問自有其改觀則隨時以永其圖總使由少而壯而老遞完其生初之粹美而昭質無虧湯亦求乎人之本

制義叢話卷二十

九

知足知不足齋

新者以爲新爾此自新之極即新民之極也聞此卷闡中已擬元數日公嘗自言風簷中覃精研思精神全在兩起比闡中亦極賞此兩比榜後此藝之膾炙人口乃過於元後庚戌會試首題爲皆自明也吳中石琢堂修撰仿其調作兩起比出此結句自明而已次比結句皆自明而已兩比機調一同亦擬元數日而改爲魁今兩家闡墨裏業者皆能誦之

太常公在京與讀書社諸老友會課作心不在焉節文最爲紀文達師所激賞其後二比云且所謂不在云者非必背而相馳也心之量具其全而散佚者僅留其半已聽其半之放蕩而不自知心之神守於一而馳騫者偏有所兼將并所兼者亦浮游而不能入雖曰在之數居其多不在之數居其少第使臭味形聲稍有留餘之奧蘊卽爲視聽食息尙多虧歉之官骸可知在身之爲蠢爲靈

悉本在心之爲盈爲縮也夫固有視其所自取而如分相償者矣抑所謂不在云者非必流而不返也心有所牽於前而不覺其時之代易將方來者無主已失其因應之權心有所豫於後而不知其象之尙賒將當境者反忘已喪其靈明之宰雖曰在之時處其常不在之時處其偶然而視聽飲食不過偶投其閒隙而在耳目口體已爲大失其故常可知在心者偶有缺漏之時卽在身者弛其綱維之漸也夫固有乘其不及檢而弊竇叢生者矣文達師評云刊落浮詞精心獨運相其筆力真欲入木三分時戈仙舟先生源適在座同閱斯文曰梁生此作刻擊而出以明通不但進士卽日可得其他年名位亦必顯達我以此文卜之矣

先叔父岱巖公諱

上泰

九歲能文出筆輒驚其長老十一歲出應

童子試時朱文正師以擢儲觀察兼攝福州府事集十邑童生而

制義叢話卷二十

十

知足知不足齋

局試之以載華嶽而不重命題公首先繳卷中幅據爾雅釋山河南曰華河西曰嶽及周禮職方氏豫州山鎮曰華雍州山鎮曰嶽平分華嶽爲二山文正師大加稱賞擢冠其軍踰年爲紀文達師試入縣庠十七歲遂登乙酉鄉薦交文正師因命與郡城時髦二十八人聯爲讀書社不數年社中人遂各有成立各得官職以去斯舉肇之也按近人有疑中庸爲長安人僞作者故出口卽舉華山猶孔孟之信口卽說泰山也使早讀吾叔文當關其口矣

岱巖公於乾隆乙酉中式次題爲無惡於志後二比最爲謝金圃先生所賞公首藝本爲房考批斥金圃先生以三農生九穀試律拔其卷因閱悉其四書文以爲能窺章羅之秘也其詞云且所謂惡者其端亦甚微耳去就取舍之大閑審之有素詎留吾心以隱憾之端乃終食之頃偶雜一念之瑕疵則惡之生也常伏於不覺

耳夫以惡之孔昭爲可忍此志不敢設以惡之潛伏爲可欺此志更不敢設也則內省之密無地可寬矣抑所謂惡者其來亦甚捷耳視聽言動之往來操之有方固還吾志以光明之概乃日用之間偶疎閑存於瞬息則惡之萌也又猝不及防耳夫姑留一幾微之惡此志不敢安自謂無幾微之惡此志更不敢安也而內省之嚴無時或息矣

先伯兄虛白公諱

際昌

爲叶所公長子余初入塾卽師事焉十四

歲入縣庠歷任學使者歲科試必冠軍爲鼇峰書院都講孟瓶菴師亦以第一人待之乃潦倒二十餘年始登秋榜三上公車不得一第兩與大挑亦不得一當所謂文章憎命達矣猶記陸耳山師錫熊觀風題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三句吾兄文最承賞識特錄之試牘中以爲多士矜式其文云且世之逞其臆見者

制義叢話卷二十

十一

知不足齋

將以高遠之區爲無可稽乎將以已然之跡爲不足憑乎抑知高遠可通於卑邇未然必驗於已然雖其所以爲高爲遠者迥非耳目之所能及而要不外乎已然之迹以施其推測之功而已矣如禹之行所無事豈非有故之可求而無所庸其鑿者哉吾於是知天下之大智者旣俯可察於地理亦仰可觀於天文蒼蒼者其正色耶翹而企之誠無紀極矣三百六十度之閒翁闢陰陽孰足窺其橐籥也况乎蒼昊上異其名炎鈞陽朱異其野雖談天之士各挾其井觀管測而究非擬議所能窮歷歷者何其繁耶遙而望之誠難悉數矣三垣十二次之中參伍錯綜孰克詳其躔度也况乎堯典星火中於午月令火星中於未雖占星之家羣思乎歷井捫參而實非眉睫所能察甚矣天之高星辰之遠夫人而知之矣惟是物之卑近者或可言求而出於高遠者似未可以用吾求不

知既爲高則必有所以爲高之故既爲遠則必有所以爲遠之故蓋高遠者形也有形斯有迹即可步而占高遠者象也有象斯有數即可推而算是天與星辰未嘗不與人以可求之故特患人不知所以求之耳事之出於至變者甚難以其故求也若天與星辰則至變而有不變者存試思九重各異其運行而遲速疾徐必以宗動爲準七曜各殊其經緯而交斜表裏總以黃道爲尊往跡昭然何弗於不變之中而精其占驗歟事之出於無定者又難以其故求也若天與星辰則無定而有一定者在試思容成爲占天之始傳及保章馮相而愈得周詳渾天爲攷象之精核之宣夜周髀而乃無違失成法具在何弗於一定之內而費其參稽歟耳山師評云孰於天官諸書故能言之鑿鑿覆試文題爲身修而後家齊三句文云明德之用行新民之事具矣蓋身修則德明德明而后

制義叢話卷二十

十一

知足知不足齋

可明明德於天下也又何疑於齊治乎哉意謂大學之序由格致誠正而至於自脩斯亦明德新民之相際者哉雖然明德與新民相際者也乃即新民之中亦未嘗無相待之故焉故曰序也今將曰明德以身脩爲終新民以家齊爲始是猶歧而二之也今將曰明德之終即新民之始身脩之繼即治平之全是又混而一之也則試即明新之際而更詳大學之序蓋學至身脩而無窮之望方自此起矣由身而推之則家矣斯世莫不爲有家之人而舉世無敢信爲家齊之人習焉不察者多也吾得正告之曰身脩而后家齊由家而推之則國矣上下所同赴者治國之名而古今所難副者國治之實漫焉相試者衆也吾得正告之曰家齊而后國治由國而推之則天下矣可一言而括者平天下之理不可一蹴而幾者天下平之功驚焉而寡效者感也吾得正告之曰國治而后天

下平蓋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可證也史之紀帝儀也亦既揭
克明峻德之實而觀之以睦族申之以平章極之於協和於變其
所爲舉而措之者其序固如是也詩之敘王業也將欲溯予懷明
德之原而根之於則友廣之於克君推之於奄有四方其所爲率
而行之者其序亦如是也然則歧而二者非序也以言乎邇則
靜而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天地之閒則備此明新之理所
爲一以貫之者也然則混而一之者九非序也由一身以正朝廷
由朝廷以正百官由百官以正萬民曾是大人之學而有不各致
其功者哉耳山師評云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此嘉隆正軌近
人鮮能詣此然必謂知音易遇則非吾之所敢言也蓋伯兄承叶
所公庭訓所作制義亦託體甚高入學宗師爲吉滑厓先生夢熊
時訓勉以少涉時趨以便進取此乾隆丁酉年事越十餘年而先

制義叢話卷二十

三

知兄知不足齋

生復視閩學時以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二句題
試士伯兄文云觀君子所以爲言與行地者益知正名之爲重矣
蓋名之必言言之必行所難者必可言可行耳君子可不先正名
哉若曰由今者知名不正之弊矣亦知正名之所裨匪淺乎夫先
王所以立名固本處於無弊者也則不必復言名正也第實揭其
所爲名之者而爲政之君子固已操無所不正之原矣今夫物有
本末事有終始正名之說行則本末咸舉而終始相成焉何也名
正而受正者固不僅在名之中且名正而各正者又悉赴乎名之
實是以君子尙之也君子知非名不可以爲政乃名而不言猶無
名矣夫德音之布文告之頒我以爲言皆聞其言者所熟計其爲
一名者也則安得不以名正言也君子知非言不足以定名乃言而
不行猶無言矣夫措之國中施之境外我以爲行皆奉而行者所

切指其爲言者也則安得不以言正行也蓋名之端肇於已而其理同乎人夫存乎已者此名期乎人者亦此名則固有言之而不忤者矣言之出發乎邇而其聲及乎遠夫守諸邇者此名準諸遠者亦此名則固有行之而無阻者矣夫世有不可言不可行而欲言之行之者矣然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人之稱斯言也其謂之何人之稱斯行也其謂之何僥倖者終不可守君子所以審至當之經也世有必不可言必不可行而竟言之行之者矣然不端于始必窒于終如是其言也不如不言之愈也如是其行也不如不行之愈也矯誣者無以自明君子所以操不易之理也雖然君子豈有不知正名者哉夫言以命名而行以成之觀君子之不苟于言其亦無疑於君子之必正名夫伯兄於當堂呈卷先生閱之怫然曰吾初以汝爲不忘吾語今觀此文殆以前言爲戲乎此文出筆甚輕而著題甚重淳古澹泊若在二百年前必過賞音今日而必以此文爲敲門磚吾恐其以卻走而求及前人無是事矣自是伯兄爲文始稍降格又數年甲寅始與余同登鄉薦云

制義叢話卷二十

高

知是知不足齋

同堂第三兄曼雲編修初名雷春榜捷後始改名 運目 性孤介落

落寡合與人交一語不相投卽拂衣起其視貴宦富翁蔑如也喜

通藝事於醫卜星相堪輿之學靡不宣究又兼精篆隸旁及繪畫

鐫刻日無暇晷而於舉業詩文轉不過以餘力爲之故場屋之文

率多用散體先資政公常飭之曰散體不妨要須寓整於散乃爲

利器耳吾兄於嘉慶己未會試首場卷已擯落朱文正誦搜遺卷

閱吾兄是故君子有大道節首藝前路無所可否直至後幅一段

云由是觀之一得一失運若循環非得卽失機無中立徒硯之民心之向背則察著而忘微徒驗之天命之去留亦驚遠而遺近書

言丕應後志必審幾於惟動詩詠基命有密必探本於厥心然則下鑒輿情上通帝謂必返而商主術正君心矣批云寓單行於排偶發醇意爲高文想見風簷寸咎中手揮目送之概遂定入中額榜後接見猶述及之

同堂第四兒澤卿孝廉

雲銜

爲九山公長子與余同受業於鄭蘇

年林暢園二師登乾隆乙卯科鄉薦是科首藝爲乘殷之輅二句題同舉者牽多組織輅冕故實吾兄文獨顧定爲邦章旨靠實顏子身分不失先正法程極爲本房師王南陔先生

紹蘭

所賞異其

後二比云蓋禮制不相沿襲爲邦者道在有以承之時巡有大典則鸞輅應乎四時作觀有隆儀則冕弁彰乎元首回從克復歸仁之日以想先聖王經緯天地之精則因性以爲節文輅與冕其不易也制顯庸於至當自足履後來考禮之心轉移隨乎運會爲邦

制義叢話卷二十

五

知足知不足齋

者道在有以持之檢身惟崇樸素廣其戒於峻宇雕牆朝廟樂平文章增其華於山龍藻火回從禮文博約以還直探先聖王兢業執中之治則稱時以爲損益輅與冕其舉例也揆文質之至宜自足立百世率由之準評云此等題非難於藻采而難於精實似此慘淡經營自是天下鸞笙非復人間宮羽後吾兄公車至京以祿卷呈紀文達師師嘗舉以告人曰今日外省之同考官能薦此文亦難能可貴者矣既知本房爲王南陔先生乃慄然曰良匠眼力固自不同

澤卿兄熟於三禮自九齡已能背誦周禮全部稍長即喜作考訂文字復能以明快之筆出之其鄉闈第三題爲塵無夫里之布兄文如分水犀直可當注疏讀其詞曰塵與田並授遂人所掌夫一塵田百畝是也而量其輪將固視近郊遠郊甸稱之分同征其稅

入塵與園並賦載帥所職園塵二十而一是也而準其貢賦實與
欵布總布質布之入並隸於正供是蓋有塵布焉古之制也而今
之治塵則不然矣意以古者民有常業今則轉徙無常而巧於避
稅故力役之征於田取之不如於塵取之於是乎有夫布古者受
地有制今則豪強兼并而難以考稽故絲象之貢於民計之不若
於田計之於是乎有里布而豈知夫布里布先王固非責之塵也
哉原夫冢宰以九職任萬民而各司其職者本貢賦之有經獨至
轉移執事但歲食其租之入而未輪其畝之賦於是先王取之以
夫布蓋以有田者則賦其粟無田而食其田之入者則賦其泉所
以示大公也乃今不責之於不受塵之人而責之於受塵之人是
以一塵而當二稅也而塵者病矣司徒以疆予任庶毗而計口而
授者固井牧之有制若夫世家豪侈坐擁夫沃衍膏腴之地復斥
為陂池臺榭之觀於是先王罰之以里布蓋使任地而地無遺利
而後居民而民無曠土所以重本計也乃今不責之不毛之塵而
責之無可毛之塵是以一塵而賦兼塵也而塵者愈困矣為今之
計宜下一令曰爾民自塵布以外其免爾夫布即令有之亦出自
不受塵之人閭師掌之不於塵人掌之也而宅爾宅者悉與以手
足之寬又下一令曰爾民自塵布以外其捐爾里布即令有之亦
賦自有塵而棄其塵者載師職之不以塵人職之也而奠爾居者
何至來杼軸之怨吾意自此以往國之內布不加少而民且加多
也王南陔先生評云貫串禮經而復以精妙之詞達之直使任鈞

臺先生作不得專美於前

同堂第十弟蘭笙廣文

雲錦

詩文書法並工實足以騰聲翰苑而

際倒司鐸至今不得以進士出身良為可惜何文安公

凌漢

於嘉

慶已卯典闈試最賞蘭笙闈藝於第三題天子之卿受地視侯三句文尤稱不容口其後二比云或謂外服地多世守斯授祿可定爲常經若王朝黜陟靡常豈能使分士維三一拘成法乎不知惟受地之有常而後恩施無虞偏倚也故卽其地規之視侯者得田三萬二千畝視伯者得田二萬四千畝視子男者得田一萬六千畝俾其榮叨天庾偕河山帶礪以長存而愷澤宏敷乃得普臣工而拜詔德詔功之賜或謂列國責重屏藩斯受祿當從其優渥內臣贊襄朝夕豈容使大都耦國逼處近畿乎不知惟受地之相等而後法制始足相維也故卽所受計之卿之祿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大夫之祿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元士之祿可食一千四百四十人俾其翊衛神京與敵愾勤王而並重而法宮高拱乃以統中外而觀使臂使指之聯評云五經紛綸名通博麗所謂不枘

盛事潤色鴻業於斯可見

制義叢話卷二十

七

知足知不足齋

映辰
丁辰
男逢辰同校字

敬辰

制義叢話卷之二十

制義叢話卷之二十一

福州梁章鉅撰

副憲陸耳山先生錫熊督閩學時余年方舞勺一日天甫黎明伯兄盧白公敲門來促余起曰可速料理往考書院昨已爲汝買卷矣余尙不知考試爲何事稟於先資政公匆匆囊筆出門至學署適點余名是日生童合有千人先生見余年幼飭令在堂上公案旁侍坐公案高與余肩平先生換高椅襯以椅墊三重手授題紙爲堯舜帥天下以仁余中比起處云且夫帥天下以仁與帥天下爲仁不同對比云且夫帥天下以仁與以仁帥天下又不同先生閱之頗喜且加獎勵逾日招覆凡童生與覆者十人余亦與焉是日均在後堂列坐題爲樂以忘憂余文末二比云夫綜平生之閱歷憂豈盡出於無端乃有樂以爲之主第覺樂中之旨趣方且相

制義叢話卷二十一

一 細足知不足齋

引於無窮相尋之不服則非無憂而實可以忘憂也且與斯世相周旋憂豈卽因以斷絕乃無憂所不敢言第覺樂能握其機權使之爽然而若遺淡然而自遠則非樂而忘憂而實樂以忘憂也先生閱而笑曰似此筆路可保前藝非出倩代矣翼日遂以第五名送入鼇峰書院余之受知於耳山先生實自此始掌教孟瓶菴師語余曰我入書院年亦十三考題亦係堯舜帥天下以仁一句可謂小衣鉢矣時先資政公索閱前後兩稿略爲首肯旣乃復誡之曰此等筆路固於小考爲宜然實我所不喜我謂文字須博大昌明而進境要渾涵蘊藉若但學一挑半剔以爽利爲工吾恐其走入項水心一派耳余謹服膺斯訓至今不敢忘

余以十五歲出應長樂縣試縣大夫漢軍王古原先生佑如以第二名送府府以八百名外送院被黜次年科考復應縣試余世居

會垣赴縣必趁海潮往返百里始達適聞信已遲又爲風潮阻滯至縣城正值第三次招覆叩門求補考古原先生頗怒其遲至當堂斥之曰我前次以第二名送省何負於汝乃聞以枯淡之文被黜夫稚齡而好爲枯淡之文舉業而不諳揣摩之術赴試而又蹈後至之愆不如其已矣今姑試汝以本場之題若再以枯淡之文進我必立扣汝名斷不送府也題爲子適衛一節時晷已加申同考者皆爲余惴惴余默揣曰不過多買臙脂畫牡丹耳提筆一揮迨膽清尙未踰酉刻古原先生閱之大喜曰我固知君之能辨此也時交卷者已十之八九卽將定榜次矣先生獨留余晚餐飭觀寫榜並問禮房書吏曰去年第一二名並不利可速查歷屆縣試前十名以何名爲利吏對曰歷屆第六名無不入泮者先生遂飭將余名置第六送府府亦以第六送院是年遂以第一名入縣庠

制義叢話卷二十一

一 知足知不足齋

學使者爲故通政使吉渭厓師夢熊也後先資政公知其事索前稿閱之曰此文一筆掃成頗傷粗獷然在童子試中卻是一段佳話仍應存此文於家塾俾後人知舉業文不厭趨時且誌縣大夫裁成之雅意也今將原稿附錄於此文云昔我夫子周流列邦獨三至衛顧其初至在定公之十四年其再至三至在襄公之三年六年魯論所紀前後不可考若乃情懷以晤對而深氣象以驟觀而喜則嘗卽衛靈公三十八年之初而觀師若弟一車兩馬之際其爲夫子之初適衛乎今夫衛固何如國哉卽衛之疆域而論其在西境與晉接者爲南陽其在東境與齊接者爲莘羊角以北極於幽燕楚邱以南錯乎曹宋且也談扼塞則澶淵當大河之脊侈形勢則馬陵爲津要之區幅員廣則生聚易謀斯固聖賢所樂爲藉手者也卽衛之國勢而論七傳至頃王而變風作十五傳至懿

公而故土捐斂孟與楚則悉率其賦鄴澤背晉則屢動於兵且也
林父出君而君臣之義虧出公拒父而父子之恩絕綱紀隳則苞
桑難繫此又聖賢所怒然傷心者也今夫采風而御輜軒按籍而
稽戶口此王者之政當官之責也使以夫子而得行其志則冉有
亦得試其才三年足民之略百乘爲宰之猷舉而措之而已胡爲
乎鞭策方殷而輟環終老僅以庶哉一歎畢乃事哉以民數之靡
常也其衰也宜扶其盛也尤宜保慨自廬漕避狄以來殘於鋒鏑
者半疲於徭役者又半流離瓊尾欲請命而無從將有不勝下車
之泣者矣茲何幸熙熙攘攘者猶如此其殷盛也五男三女旣擅
冀北之饒三女二男更合克東之盛斯固康叔武公留遺之澤未
盡淪亡者也宜何如康父也哉以民生之易匱也其寡也可患其
多也尤可危慨自曹濮構師而後中牟之敗去其一河內之侵又
去其一周察瘡痍痛河清之難俟將有不勝攬轡之傷者矣茲何
幸林林總總者猶如此其丰昌也廣司書之錄不數遺民七百三
十人策天府之登豈僅革車三百三十乘斯固通商勸學再造之
功不容盡泯者也宜何如珍護也哉

制義叢語卷二十一

三

知足知不足齋

余應童子試凡三次第一次題徑徑然以食用孟子釋文徑徑字
爲校閱者所抹第二次題朱張又以用釋文侏張字被擯先資政
公屢訓誡之第三次題管氏有三歸題紙甫下是日監場廣文爲
王恪亭先生孫恭余戚也私來告余曰頃聞宗師言此題舊說極
多不知場中有能舉其一二者否予其勉之適余於此句先已考
究遂略加剪裁成一短藝以進揭曉乃冠其軍乾隆開吾鄉風氣
凡大小試冠軍之作必刻試草以貽觀者如鄉會試硃卷之例余
文已梓行坊間並有刻入試牘者今倏忽數十年不但梨棗無存

卽欲索舊時片紙不可得惟中間四小比尙略可記憶因亟錄之
文云夫三歸之名何以稱也嘗聞齊人之言曰管仲築三歸之臺
以自傷於民然則三歸之爲臺名也審矣惟是三歸之義又何所
取也嘗考齊國之書曰桓公賞管氏以三歸俾澤及子孫然則臺
名之本於地名也又審矣乃或者曰三歸者言算術也測高深於
少廣不難爲九仞之宗仿爽塏於公家豈但容五衢之衆管氏蓋
本駢邑之雄心以力爲經營之計工畢而名卽隨之未可知也或
者又曰三歸者娶三姓也如衛宣之娶齊女而先築新臺比魯莊
之娶孟任而先臨黨氏管氏蓋蓮女閭之私智以廣爲聲色之娛
事成而名若揭之未可知也吉渭厓師批曰第一比本說苑第二
比本晏子春秋第三比本仁山金氏說第四比本包氏注不料風
簷寸晷中乃得此極有根據之文

制義叢話卷二十一

四知足知不足齋

乾隆甲寅吾閩鄉試首題賢者識其大者三句次題郊社之禮三
題禹疏九河淪濟潔而注諸海余甫出場先資政公卽向索文稿
余以首藝進公曰平平復索次藝余瑟縮不敢呈固索之乃以實
對曰場中力實不支次藝竟以兩扇格塞責緣公先有科舉文字
不宜作兩大扇之論也公笑曰此真所謂膠柱鼓瑟矣吾所謂不
宜用兩扇者專指首藝言之恐衡校者不喜此格卽並其餘擯之
耳若次藝三藝卽不在此禁況單句題而能以兩扇格行之尤見
力量乎因以次三藝稿並進公乃喜曰此皆遠勝首藝甚可望中
榜後謁程蘭翹昌期關晉軒槐二師極承獎勵並奉程師諭曰君
次藝三藝皆是可傳之作非學有根柢者不能辦惜首藝稍平故
不入魁選然吾嘗與晉軒同年言讀此生次藝他年可望登著作
之庭讀此生三藝他年必當筦宣防之任君其勉之乎余唯唯受

之不知所措也後田詞館改儀曹入直樞機出爲行水觀察回憶數十年前過庭之訓詞師門之期許不禁泣然茲從見輩搜得舊時硃卷附錄次三兩藝於左雖敲門之甄乃吾家故實也郊社之禮題云今夫凡人之孝及於父祖而止者其禮爲有所限耳王者以父天母地之身而不能推前入之心使制作通於上下則其量爲已狹而其典固弗備乃觀於我周其禮固有緣達孝而推之者則如郊社是郊之說也因行于郊而謂之郊顧周之初何嘗有郊也豐程作邑之歲所祭者不過境內名山耳卽云武成大告柴望肇行其禮猶未備也武周念之矣吾非昊天之子而妄議及於郊非禮也吾旣爲昊天之子而弗議及於郊亦非禮也顧竊有疑焉者一歲之祀爲數舉而龍見而雩啟蟄而祈何獨限之以其候天神之尊爲一類而王宮祭日夜明祭月何獨判之以其區此可知類於郊者雖附於郊不得與斯禮爲一例也且郊必有配而誦思文之詩知配以稷然重在郊不重在稷考明堂之典知配以文然重在郊不重在文者非無故也夫東遷以來郊之禮何嘗不舉於列國顧晉之郊也尸以董伯而近僭秦之郊也立以五時而近誣而豈若武周之郊其禮爲無憾者哉社之說也神地之道故名以社顧周之初何足言社也西岐侯服之年所立者不過邑中家土耳他若洛邑新營社於新邑其禮爲偶舉也武周權之矣吾未亨有九州之奉而遽議及於社非禮也吾旣享有九州之奉而弗議及於社亦非禮也顧竊有疑焉者地祇之祀當一例而祭於坎壇旅於四望不其在夏至之時古今之祭有異宜而配以有郤配以句龍何別以神州之號此可知類於社者雖附於社不得與斯禮爲統同也且社以云報而南北不必合祭方澤自有其位是謂天

別乎地無成於以代終先妣不必議配是謂陰統於陽者非無故也夫論羣姓之制社之立何嘗不徧於上下顧齊之社也觀民因以乘典魯之社也伐鼓至於失常而豈知武周之社其意有獨深者哉本房師吳虛谷先生潛原評云體大思精而大力盤旋全爲吸起下句是謂藻不妄抒言皆有要禹疏九河淪濟潔而注諸海題云今夫後世之大人治人上古之大人治天地堯之時天地之害莫大於洪水而洪水之害莫切於帝都都有大人出相其所先權其所急西北之水平天下之害已滅其半偉哉禹之治水乎水之源起於西北西北不一水而河爲大附河者亦不一水而濟潔爲大無以順河與濟潔之流而水不治順河與濟潔之流而無以爲歸宿之區而水猶不治開嘗統水之大勢觀之而知河之不易治也河自崑崙積石以下千里一曲其來遠矣然有高山以束之勢

制義叢語卷二十一

六

知足知不足齋

雖強而未肆卽至踰底柱而過孟津而嵩華諸山東南羅列亦不至決而四潰也迨越中州而東則匯三門七津之流悉以青齊一區承其敝合塞外中華之水獨以大陸一面當其衝兼以千里坦夷地脈疏衍復無大澤巨浸以蓄其流則全兗之區民幾何不爲魚鼈也禹卽河而疏之舉徒駭以南鬲津以北其川蓋有九焉其多爲分派也先以殺其洶湧之威其統以逆河也益以收其刷滌之效蓋自是而河治矣雖然河治而不尙有附河以爲患者乎夫河之經於王屋也中流而已與濟交其醜爲二渠也支分而復與潔會濟潔不治則河仍不治也蓋濟之源始出自沈而繼溢爲滎其性之清而勁者每貫河而獨行禹惟濬之荷澤以爲導溢者悉還其順下之情大野以爲潴勁疾者轉挽爲濼洄之勢而三伏三見始安其故道而無虞潔之源出自武陽而歷乎千乘其性之

驟而溢者每距河以相爭禹惟濬之由宿胥而與河會實偕濁河以俱流經高唐而與濟通不等濟源之或絕而爲合爲分胥見其貼然而不亂蓋自是而河與濟潔不皆注海乎夫海之量百川競赴而茹納有餘自有禹之治而溟墟之浩蕩河由碣石以入濟則會汶以入潔則隨河以人而強幹弱支胥安流於川后冀之境三面距河而懷襄最警自有禹之治而九州之輸納沿淮可以入濟淨濟可以至潔由潔可以達河而梯航筐篚悉上貢乎神京此禹之勞心也然而未已也本房師原評云綱領既挈而復脈絡分明博通淹雅兼有桑經酈注之長

嘉慶初吾鄉士人尙沿乾隆中葉風氣作字必用館閣體以方整濃厚爲貴作時文亦爭求興高采烈不拘拘於理法之閒雜時有處處頗多寶家家李石臺之諺其臨池家慕歐陽信本舉業家學

制義叢話卷二十一

七

知不足齋

方望溪實自余唱其端風氣爲之一變迨後數年余亦輟轉趨時漸失故步不但字體屢更幾於每況愈下而昔日時文稿亦漸散失舊調不能復彈矣道光初陳臬山左適故人林翰雲同年以公事報罷過濟南余款留之署齋偶與絮談舊事翰雲出文稿一本示余且曰足下從前學方望溪文字具在此中余於無意中忽逢故物爲之驚喜急付兒輩錄副存之自維學望溪并不能得其形似然爾時才力心思所注頗爲師友所許可亦不忍竟付之飄風也因擇抄數篇附刻於此如詩可以興四句題云且夫詩之益人固無所不至哉而其本則在於正性情而已顧其間相感之端有使人一覽而自得者有使人歷久而後化者初不必日取斯人之性情而正之也蓋第蓄其至足之理而觀人以歷試之方而其益人固已多矣小子而可以不學詩乎夫詩之理非一端所能竟而

其益人於性情閒者則可爲小子正告焉凡人之材之相遠也或蔽於所拘而智勇不足以自發或困於所溺而志氣不能以自強則有頑然而不能興者乃觀之詩而苦或啟之矣其所流連懽歎不啻追我所順而阻我所逆夫我心之順逆豈能盡與是非相準乃一自學詩以後覺在在皆自激而有餘則惟詩之實有以激之也夫人無論賢否其心知皆爲理義所不遺而況持相感之原者其道固有不爽者哉蓋可以興如是也凡人之識之難齊也或昧於所施而浮沈鮮據或暗於所守而去就未精則有茫然而無所用其觀者乃觀之詩而若或導之矣其所雍容揄揚不啻餉我以所得而警我以所失夫我身之得失豈必盡與載籍相符乃一自學詩之餘覺在在皆內證而不謬則惟詩之實有以相證也夫人不必聖賢其識見每由閱歷而愈定而況備曠觀之本者其理固已無遺者哉蓋可以觀又如是也若夫凡人之身其不能離物而獨處也則有羣焉乃或意氣過矜而德不足以養性和易太甚而禮不足以尊身則當其羣也已失其所以羣之道矣及求之詩而若貽其則焉其所詠歎淫泆者悠然其可思而復肅然其可守則不以文義牽其舉止者卽不以和樂弛其精明夫物我往來之地動違其則而理爲之虛乃自學詩而覺詩之與我相範者固早神其用也蓋可以羣又如是也凡人之境不能所遭之皆順也則有怨焉乃或過於自信而理不足以平心急於自明而志不足以守氣則當其怨也已漓其所以怨之本矣及求之詩而若錫之極焉其所纏綿悱惻者本不忍言之隱而發爲不容已之誠則於悲憤而猶留忠厚之思者卽以溫柔而掩其徑直之氣夫性真流露之餘少過其分而理爲之縱乃自學詩而覺詩之與我相檢者

固早裕其原也蓋可以怨又如是也又由也好勇過我二句題云且聖人者以行道爲心者也願其所以行道者則固有義存焉道行而義明卽道不行而亦未嘗無義以處之要不失其行道之心而已有如淨海從我一歎而子路喜之于路殆亦未知聖人之心者也且子路之喜殆亦未適於聖人之義者也故夫子正之曰由也亦嘗卽己之所有餘以審己之不足哉凡人之情之不能相忍也其始每追於無如何而後乃拂然而不顧故夫去之而不待再計決者皆其熟籌之而乃毅然自斷者也凡人之情之極而忽變也其先皆緣於不得已而後乃以激而愈堅故夫一往而無復有餘情者乃其深苦之而乃忍而自割者也若是者不可謂之非勇也今以我之心而度由之心由之好勇則過我矣雖然天下事理之所在有可以善用其勇而不至過激者不甚賴乎人之知所

制義叢語卷二十一

九

知足知不足齋

取材哉蓋天下相待之故雖不可以驟致而其理則不容以終虛所謂取材者惟權以理者也兩閒無可逃之責不能逃之於昔豈能逃之於今卽至險阻艱難之際無所用其補救之方人或謂此念之可捐而不知其事之靡有底者皆其理之有可待者也使其無所取材而又何能以相待耶民物相屬之原其理固盡人而皆知而其事則非其人而莫舉所謂取材者又不遺乎事者也斯世不容緩之圖始以爲不可緩今豈以爲可緩卽至事窮勢極之餘未息其鞠躬之瘁人幾疑其用情之已過而不知其極乎事之量者乃適以得乎理之中者也使其無所取材而又焉得此適中耶然則學者出處之機由蓋未之審也夫潔身之舉豈真吾黨之所甘乃自由觀之一若舍此而別無快心之境也斷然者直行其志而忽然者不顧其安由其何以爲心哉且君子精義之學由更未

之知也夫肥遯之風原非聖賢之所尚乃自由觀之一若卽此而足爲歸宿之區也剛斷可以振凡庸而經權不足以合常變由其尚知所進哉夫子之以義正子路也如此雖然聖賢之心豈得已哉記得鄭蘇年師批語云此等文字理精氣醇於桐城二方其有得力處林翰雲曰前作得望溪之理後作得望溪之神自足下通籍後吾鄉士大夫於此調不彈久矣

嘉慶丙辰余由公車報罷回里值錢質夫太守觀風吾郡以端章甫命題余旣爲親友中生童各成一藝但取典贍風華取悅時眼而已繼思此乃真典題而合郡無一講考據者豈不減色因自拈一藝歸舉人卷繳進數日後揭榜則生童兩首名皆余所代作者太守以舉人卷鄭重特屬王南陔先生紹蘭覆閱時外聞已探知余文爲前校閱者以糾纏不清四字批斥先生姑重復取視乃大

制義叢話卷二十一

十

知足知不足齋

驚曰近時研經雜其人讀儀禮者尤少此文插三禮之精義如數家珍何得草草閱過乃拔冠其軍榜出知好多來索觀原稿尙咎譽參半也今姑存其文以見當日用功之概文云且吾儒澤躬爾雅則凡附在吾身者皆知而慎之誠有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者而況朝廟之閒禮樂之地尤非可苟焉已也茲乃因宗廟會同而計及之矣嘗考之禮天子元端而朝日諸侯元端以祭此元端之名所自始也而司服所掌諸侯視朝之服與士冠禮所謂朝服說者又以元端當之然則君臣之閒將均此朝服乎且考禮禮於階堂朝服與元端異受紀燕居於朝夕元端又與深衣同稱似又別有所謂端而於禮爲稍役者則何也或者遂謂衣不嫌同而冠實彰別冠莫貴於冕故惟元端而冕者專於尊所謂武王端冕而受丹書魏侯端冕而聽古樂者可按也若夫元端而章甫則考之古

若士冠禮之擯者贊者類皆用之蓋同此端而所以配夫端者各異故貴賤有等也審是則章甫固元冠也而司服之文既以元端爲齊服玉藻所紀又以齊冠爲元冠且士與諸侯其之是則元端之冠服皆同而上下依然無別也又何以故乃考禮者又曰凡五冕之色皆以元而章服之幅皆用正故古有以冕服而亦稱元端至於元衣元冠謂之元端所謂端委者是也不知言端委可概以元端言端章甫則不得竟當以端委試觀士冠禮所載惟主人端而委貌使非有別於端而章甫者何以經云主人元端又云擯者元端不曰如主人服乎何以經云賓如主人服又云贊者元端不曰如賓服乎若夫司服之齊服玉藻之齊冠則所謂衣同而別之以冠冠同而別之以纓者固無妨乎端章甫之各有所稱云爾抑又聞之端者正也布之幅二尺二寸而端如之所謂直正而方義也而章者明也又所以表明丈夫也君子恥有其服而無其容其說近是乃或以緇衣爲端緇布冠爲章甫無論七入爲緇六入爲元固不可以強同而彼用之始冠旣冠而做之者要豈章甫之謂哉夫朝廟文明之象半於衣冠之際留之禮樂莊敬之心每於服物之閒懷之偃不敏小相之班亦求其稱而已而豈曰能之也乎郭詔溪曰中間只是考究制度毫末黏著本身故擯贊等語不爲侵下也

制義叢話卷二十一

十一

知不足齋

嘉慶丁巳戊午間余與齊北瀛鄭芸汀許蔭坪同在鄭蘇年師館中課文蘇年師見余端章甫文而喜曰吾不料汝尙能留心經學此後當守此毋倦也以此每課多出典實題時北瀛專講機法芸汀喜駢議論蔭坪則愛學尤王派惟余因吾師獎勵之語極力以數典爲事其實亦不過餽飭之功也一日作俎豆之事題中二比

云昔先王以隆禮洽幽明而俎之陳也必謹殷之橫距同於夏而其足則與三代異周之下跗異於古而其足則與虞夏同夫亦極創制之顯庸矣顧讀禮經而猶有疑焉者主婦主人各專橫縮司馬司士同列羊涪衡以以奇應陽之說似其義亦錯出而難通然列而陳之則必協其宜散而用之則不妨互異誠使嚴恭之意有貫於全絜半體之中者而凡穀不薦於神尸脰不升於吉祭其不敢少有紊亂者皆可推也昔先王以多品將孝享而豆之爲用益詳或薦苴醢而或盛大羹登亦有瓦豆之號或宜溼物而或宜乾物籩亦得竹豆之稱夫亦極名物之昭晰矣顧讀禮經而亦有疑焉者禮器所載天子之豆二十有六掌客所載侯伯之豆三十有二準以以多爲貴之文似其禮或游移而鮮據然用數陳數各殊其例則或增或減互見其文誠使愛敬之忱有餘於朝事饋食之

制義叢話卷三十一

十一 知足知不足齋

際者而凡有加數以示優尊有奇數以隆尙齒其更錫類於燕享者又可推也又一日作邦畿千里兩句題中二比云無論砥石未安商邱又徙上世遷居靡定幾莫安侯服之常顧讀朕哉自毫之文而西亳北亳屢徙而僅存其名讀於今五邦之文而遷庇遷奄合計而益增其數六七王以上已不勝蕩析離居而卒也有衆之綏不聞舍此而他適焉所以九有之封疆詳於爾雅而燕曰幽齊曰營上可參乎禹貢青入徐并入冀下可證乎職方蓋邦畿既定而所止卽與邦畿爲附麗有如是矣無論四都河北三都河南當年國步多艱幾莫指樂郊之適顧由穀熟而偃師而帝嚳之墟可通於書之釐沃歷耿囂而殷邑而北蒙之境可通於詩之景山數百里之閒亦幾費經營棚造而卒也有截其所不聞背此而分馳焉所以四方之獻令頒自阿衡而二百餘年之紀貢託始於氏羌

七十六國之咸賓中興於太戊蓋邦畿無定而所止卽隨邦畿爲轉移有如斯矣蘇年師每私語館中學侶曰蒞林此等文必有兔園冊子爲藍本汝等何不詰之余笑曰不過日來讀秦氏五禮通考略有所得耳師爲韌然告學侶曰似此藍本吾願汝等皆引以爲法也

嘉慶初余與萬虞臣同在芝社會課每課文出必令他手代書請里中老宿批閱虞臣每首選而余次之如是者年餘惟有兩課一爲太甲曰兩句題一爲晉之乘三句題則余首選而虞臣次之同人亦翕然無異詞當課文初成時余默有俯視虞臣之意虞臣亦私語同人曰此課文出蒞林斷不居吾後也古人言得失寸心知信有之乎今備錄兩文以存當日情事非敢與虞臣抗衡也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題云傳若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亦惟此

制義叢話卷二十一

七

知足知不足齋

心之當存而已心不可見實之於象而其分始親象無所憑極之所尊而其理愈近古人固又明明告我矣不可讀太甲而得之乎太甲一書多致微之詞顧人之相微不如己之自微舉少縱卽逝之境引而課之於一身則人不知而已獨喻也太甲三篇爲言誠之始顧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舉實无妄之原亦旣判然爲賦畀則天無權而人有權也其曰顧諟天之明命良足述也凡物必先有取之者而後與者之名以立秉彝之懿授者無斬而受者反落莫而不親是名爲天命而彼固未嘗以爲命也由天而引之爲命覺聲臭之俱泯者惟湯實以顧而生其情日有所觸而恍遇其新時與爲習而如逢其故蓋天之命本公而湯若或私之矣凡物必灼見其當取也而後與者之意不虛於穆之精在天昭然而在人反浮游而無據是名爲天之明命而彼固未見其爲明也

由命而揚之曰明將形迹所不居者惟湯貫以顧而定其處操之於心而常惺不昧體之於事而得主不迷蓋天之命甚尊而湯若或親之矣是知湯之德不可形而湯之顧則可據書者曰人之所不顧者而湯獨顧之卽聖狂由此分途矣且湯之顧不可見而天之命則常新書若曰人之所當其顧者而湯先顧之知性又不妨殊致矣然而古之明明德者固不但已也游彤甫先生評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以此闡發經傳洵足式浮振靡又晉之乘三句題云且嘗曠觀乎得失之林治亂之故而知紀載之不可以已也雖然執一國之書以繫天下之治亂則難合天下之書以紀一時之得失則備聖人終爲其所難故要且成而傳世別有專家列邦各存其所備故原其始而立名不必相襲蓋著作之故固亦有開而必先者也春秋者繼詩以存王迹者也考之古者紀載通稱

制義叢話卷二十一

十四

知足知不足

春秋春秋之作夫豈無所助哉其爲列國之散見歟觀羊舌肸之所習則晉有春秋觀申叔時之所教則楚有春秋固不但夏商春秋百國春秋之信而有徵也其爲我魯之舊制歟讀經解之所陳春秋已著屬詞之教考韓宣之來聘春秋且與易象同觀又不待未修春秋已修春秋之明而後辨也然則居今日而論春秋則春秋誠萬世之書原昔日而言春秋則晉楚與魯皆得同有春秋之實乃或曰乘或曰禱杙一若春秋之名獨私之魯者抑又何哉今夫讀其書者必先論其世也覽其迹者必博稽其變也慨自東遷而後天下之大勢在晉晉之國不分則秦之關不開秦之關不開則周之衰可守蓋至文侯詰誠之語上繼乎書君子有以窺其微矣撫斯乘也不謂之王迹所闕不可也且陵夷以來天下之大患又在楚一楚之力足以疲羣諸侯而合羣諸侯之兵不足以當一

楚試觀天王諡號之尊讓爲已有君子有以誅其心矣撫斯博杞也不謂之王迹所關亦不可也然則王迹其將在魯乎魯之勢似可以存王迹而其力則難支魯之患在於不能存王迹而其道則可據然而隱桓以下知有盟主而不知有天王治襄昭以下且知有強邦而不知有盟主矣周禮雖在國政已非春秋依然也而於王迹則何補乎今日者乘與禱杌固已在疑信矣半之列而當阮珥筆伊始何莫非金匱石室合而成百二十國之寶書即魯之春秋亦更在聞見異辭之間而當夫勒實之初固儼然青簡丹書且土補十有二公之闕典藉非孔子則乘也禱杌也春秋也不終莫能相勝也哉吳清夫先生賢湘評云前半靈心妙腕三段議論縱橫顧定王迹尤徵老手

余五上公車惟辛酉科以迴避未入場前三科皆薦而不售第一

制義叢話卷二十一

五 知足知不足齋

科爲乾隆乙卯房考胡果泉師克家批曰文筆清矯第二科爲嘉

慶丙辰李石農師鑾宣批曰格老氣清第三科爲己未吳壽庭師

樹堂批曰詞義清醇每次領回落卷必先資政公公一日合而

閱之笑曰功令以清真雅正四字宣示藝林而汝文只得頭一字

毋怪其三戰而三北也余不覺爽然若夫迨王成科立意欲以詞

藻見工又聞紀文達師爲總裁最恨短篇假古文字故於首藝竭

力降格爲之中二比云古未有爲君而見疑於人者而艱貞蒙難

至文王始際其難夫受命改元之跡後世可斷其必無而陰行善

政之疑當日幾無以自解則子民將嫌於震于懷保且指爲陰謀

盡君之心而不克釋臣之憾斯固時事之未可輕言者也古未聞

外臣而見忌於內者而毀謗叢生至文王始極其變夫崇侯之讒

猶以小人而中君子而祖伊之告竟以忠臣而已忠臣將加之罪

固無補於聖明卽不加之罪亦何減於憂患竭臣之力而祇以彰君之非斯又聖人所不忍當此者也後二比云唯援歎羨之悉泯無私乃爲博愛之原蓋仁所從生文王實身入其中而深知其故其統斯民而破之者其先斯民而全之者耳視如傷者仁心不敢侮者仁政想當年勤勤多端惟此祥和無已之心雖至難皆有以相赴所以洛西除刑之獻以纍臣而感動天朝者宮肅廟之交修主一實爲靖其之本推敬所由立文王獨精於其體而妙於所施其臣節之無少虧者皆其聖功之無或閒者也昭翼者敬之原祇祇者敬之實想當日危疑交迫惟此且明不渝之志歷萬變而不離其宗所以汝墳攪亂之詞雖邦君而不忘王室本房韓湘帆師論衡批云酣暢流麗典雅之章卻無清字始悟閨中風氣果在此而不在彼也

制義叢話卷二十一

七

知足知不足齋

余撫粵西時嘗三次監臨鄉閭其前後兩科首題皆有擬作閩中同事欲付梓於闔墨之前余亟止之自念數十年不作制義偶動見獵之喜且當博奕之用心亦如作古近體詩之隨事口占遺物寄興而已豈當遽以問世而兒輩讀而喜之謂固不必懸之閩門亦當藏之家塾乃復錄附於此聊以誌一時之心力云爾丁酉科題爲子貢方人一章余擬作云務於人者恐疎於己賢之所以不如聖也蓋非賢且暇何以方人聖人之抑子貢卽所以進之也且夫人己之閒有先後焉非必封已而遣人也古之學者爲己故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今之學者蓋反此矣是聖人之所慮也說在魯論之記子貢方人夫以子貢在聖門固不愧爲賢者也然聖者且不自聖矣賢者庸可自賢乎躬行有莫殫之功若之何其以方人爲事也且以賢者而方人不得謂非毀者也夫聖者且當希

天矣賢者不當希聖乎爾室有無窮之業若之何其以暇自居也然而子貢初何嘗以方人自命也汝與回之孰愈師與商之孰賢質證方殷何莫非聖心所默契則但行其億中之素以益致其窮理之精其事雖存乎人其功仍歸諸已矣而旁觀者熟睹之則以爲子貢方人也云爾然而夫子亦未嘗直斥其方人也所造者非我之所期所行者轉形我之所絀教學相長乃不覺瞠乎其後塵是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其辭雖若喪之其實乃深警之矣而記者微窺之則謂爲子貢方人發也云爾故曰賜也賢乎哉以責人爲能也曰夫我則不暇以責已爲急也聖人詞不迫切而二者之緩急顯然賜亦可以返矣且由賜之賢推之其弊恐終於喪已由子之不暇推之其究亦可以成物聖人學無偏倚而二者之得失判然賜亦可以悟矣要之賜之賢特微辭也而子之不暇則實境也未得則發憤忘食既得則樂以忘憂賜不知子子亦豈不自知平暇於何有哉且賜之賢或非賜所敢居也而賜之不暇則未必非賜所不居也學不厭則學之不暇誨不倦則誨之不暇子且如是賜不當亦如是乎方人云乎哉嗚呼此賢之所以不如聖歟花曉亭方伯木評云著墨無多而復筆筆清折儘有一部新闢墨中所未見到語此謂涵蓋羣言自說云此一則題解耳而於題中實理題外虛神頗能兼顧尙異於庚子科題爲仁者必有勇兩句余擬作云以仁

制義叢話卷二十一

知不足齋

決勇知聖人之不尙勇也蓋仁而無勇卽不得謂之仁勇而無仁則往往然矣觀仁者可以思矣自修者當知所從事矣且天下亦惟恃有仁者耳仁之爲道周天下而無閒仁之爲器卽舉天下而有餘此其中有本末焉執其末以爲本卽在是則並其本而亦非矣有如仁者之名斯世之所貴也乃或謂重遠之任非強有力者

弗能勝世安得有仁與勇兼者而後民物得以託命焉嗚呼此非
惟不知仁也亦並不知勇矣蓋惟仁者無慾無慾則剛而無物足以
屈之而仁者初不自知其莫屈也克復之緣方戰勝於隱微之內
吾以爲非禮弗履之象非大壯不足以當之矣抑惟仁者至公
至公則溥而無事足以禦之而仁者初不自信爲莫禦也施濟猶
病方兢惕於立達之難吾以爲吉凶同患之情非神武其孰與於
此矣古之至仁者莫如堯舜而神武之謨不先於恭讓寬柔之德
乃殿以剛強古史臣勒爲實錄必有以探其本矣仁之足以賅勇
此其證也古之至仁者莫如湯文而敷奏之威已卜之優優之政
赫斯之怒早蘊之翼翼之心古詩人善言德行必有以窺其微矣
仁之足以生勇此又其證也若世之所稱爲勇者則不然矣姑無
論善射鬪舟之不足尚也其材足以屈羣力而自雄而其功不能

制義叢話卷二十一

六

知足知不足齋

躋斯民於仁壽獨立非不宏達論世者斷爲假之也而匹夫之徒
能疾視更不必言矣姑無論暴虎馮河之不足與也其力足以平
兩閒之大難而其道不足以俟百世之聖人聲施非不爛然論治
者惜其無本也而吾黨之無所取材又其未者矣蓋仁者體也勇
者用也體可藏用用不能藏體故雖同秉彝之好而剛毅祇可爲
近仁仁者全也勇者偏也全可爲偏偏不能爲全故雖其達德之
名而體仁必尊爲元善觀人者可以思矣自修者可以知所從事
矣卞雅堂觀察斌評云詞義醇備筆力堅凝視前代金正希單句
題文當又過之自記云丁自菴學使論此題應以書卷佐之兒輩
疑其說因附會經言史跡成此以示之未知有合

耳否

道光乙酉科大兒逢辰登本省鄉薦第二名首題上好禮則民易
使也次題義者宜也尊賢爲大三題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

之人得志澤加於民時余在淮海觀察任內聞報之日孫寄圃節相以不得元爲惜余曰余籍長樂自前明逮我朝並無入領解者乾隆戊子科先資政公已擬元兩目而改作禮記經魁戊申科先伯父叶所公亦會擬元而以後場違式擯落此或長樂縣運使然抑亦家運所關無足怪也旣而聞福廷魁墨乃知解元林岵瞻揚祖

文實足以冠其軍逢兒文首藝墨選已登雖有高華之象而沈實尙遜之惟其三藝則稱心而談言皆有物實非率爾操觚者所能辦茲全錄之存諸家室以見高標亦尙非倖致也文云今以眾所屬望之躬一出焉而人不利躬者亦何貴此一出哉治術弗原於性術其被之也必不光逢時未足以濟時其持之也爲無本則雖驟登通顯而欲協和眾志以媲美古人蓋難言之矣達不離道道者民之所由也言是不離道者有不能踴道以致治者乎夫

制義叢話卷二十一

九

知不足齋

興道致治民之縣是望也固已久矣已溺已飢時慮一夫之不獲而事權未屬無如何也一旦名實旣加則恃源以往當不至以迂疎鮮效者誤此蒼生爲國爲民早已經綸之在抱雖衡茅伏處未嘗忘也一旦天人交迫而藉手有權更何難以抱負宏深者慰茲眾志民不失望爲士者至此不謂之得志矣乎雖然不失者有所得之謂也士之所得在志於民何與焉開嘗觀今之遭時遇主者其初未嘗無抱道之量行道之心乃或嚴法以驅民顯背乎道者有矣或泥古以病民隱戾乎道者有矣卽不然以中庸自處以不擾處民於道有未盡卽於民無所加吾之所志謂何民之所望何事待澤者衆而愜望者稀而尙曰吾不離道也是亦古之人之所竊笑矣所自謙者求志之實學斷不爲得志之厚期而當其時至事生則適如其分所應有夫文章可以華國而無補於痼瘼權謀

可以霸國而無關於康濟古之人知民者國之所由存乘時者惟所設施而待治者毫無裨益負國乎實負吾學耳澤在教性命於以各正澤在富禮義亦所由生澤之所綸浹無非道之所充周在古人不過取懷而予彼民也則以爲有所加而已矣所可信者尚志之初心必不緣得志而有異而方其諫行言聽則遂若相與之甚深夫不出而圖吾君不仁而不可爲輕出而圖吾君不智又胡可蹈古之人知民者君之所與立當路者無所撓其權而承流者無所增於舊負君子實負此心耳澤可大而庶類咸荷生成澤可久而奕禩猶沾樂利澤之所彌綸無非志之所推暨彼民也亦不過如願而償而古人則居然有所加而已矣同年朱詠齋曰此後兩比置之紫竹山房集中幾無以辨也

逢兒爲余述戊戌會試第一場在號舍中忽夢人語之曰君必雋矣此科題中又有禮字君不記鄉試中式題係上好禮乎逢兒初

制義叢話卷二十一

下

知足知不足齋

不之信笑應曰未必有此依樣畫廬其人哂然曰我言必信行必果誑君何爲題紙下自知之耳旣而題紙至則言必信二句也逢兒大喜以爲佳兆果思如泉湧不移晷而首藝已成中後四比尤爲愜意其詞云蓋嘗目擊夫言僞而辨行僞而堅之足以動衆也卽語之出身加民之本發邇見遠之原幾不知爲何物苟非深持平素志游移兩可其心將日放焉而不自知惟本此獨見之明斷不使當爲之信果稍鄰於遷就覺言行或有因時而異信果不必擇地而施卽此一言之信也吾將奉以終身矣卽此一行之果也吾將通於萬事矣又嘗曠覽夫言爲世法行爲世則之莫之或知也而惟此爾詐我虞之風怠惰偷安之習幾相視爲固然苟非力挽乎頽波相率效尤其勢將日加焉而不能已惟率此所持之定

斷不使吾身之言行與世爲委蛇覺有一日不值言行之時必無
一日不存信果之意世莫予知吾固守此言行而不悔矣世或予
知吾將出此言行以相證矣此言必信行必果者之心也苟其本
謹愿之深心以維持乎風化其信固可以絕欺而戒妄其果亦可
以起懦而廉頑轉移其有權乎安見三代以下之人心不可與幾
乎道或能破拘牽之習見以廣大其規模信以立其是非之準而
義可通果以奮其振作之機而德可育變化爲甚捷耳安在中人
以下之氣質不可以進於中甫出場卽以稿質之林岵瞻果亦擊
賞以爲中兩比全在言行本人身上極力發揮兩必字而於題分
仍毫不溢下風簷中具此手眼已是必雋之機況又加之以夢兆
乎及榜發寂然卷亦未薦岵瞻曰此文不售奇矣此夢無端不更
奇乎後逢兒以辛丑科中式題爲約我以禮回憶前夢乃不驗而
驗又一奇矣

制義叢話卷二十一

主

知足知不足齋

10155

映辰
丁辰
男逢辰同校字

恭辰
敬辰

